

受过家庭创伤的柔软心灵们，只有彼此靠近，才能更加温暖。

只有爱不能分开 ONLY LOVE

黄春华
著

黄春华【Special Girl】系列

《中国校园文学》倾情连载，

读者反映强烈，回报全文奉献。
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。

别人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！

痛苦，什么也不是，就是痛苦，

从痛苦中读出了什么，才是财富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只有爱不能分开 ONLY LOVE

黄春华
著

爱
是
不
能
忘
记
的

献给弱势群体
的孩子们，
别人的生活
就是你的生活！
痛苦，什么
也不是，就
是痛苦，
从痛苦中
读出了什
么，才是
财富！

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有爱不能分开/黄春华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5007-8018-4

I. 只... II. 黄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1079 号

ZHI YOU AI BU NENG FENG KAI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海 飞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汪露露

装帧设计: 第七个桔子

责任编辑: 汪露露 王 冰

特约编辑: 杨 丽

责任校对: 刘占生

责任印务: 李书森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时尚印佳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

1/32

印张: 5.75

插页: 8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0 千字

印数: 1—8000 册

ISBN 7-5007-8018-4/I·752

定价: 10.2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一、葡萄是什么滋味

我在画板上飞快地画出了一个男人，他英俊善良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有一张不羁的嘴巴。我正着迷地端详着他，他突然冲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惊得张大嘴巴，大气还没喘出来，只见他从画上走了出来。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他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，一步两步，一股男人的气息弥漫了我，他轻轻把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后背。他的手是那么粗大有力，让我浑身震颤。我把头钻进他怀里，想喊他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……

这时，突然有人拉我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是另一个人的手。我警惕地回过头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妈妈站在床前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还抱着被子不放，快起来！”说着，她的巴掌就落在我的屁股上，不疼，但让人很恼火。

不过，她说的没错，被子确实被我死死地抱在怀里，后背都露在外面。我心慌了一下，连忙拉开被子，把自己

盖得滴水不漏。我正想重温旧梦，可还没来得及回想起那男人的头发尖，被子就“嗖”地一声，下落不明。我只穿着紧身睡衣，一股凉气袭来，我连忙蜷缩成一团，大声喊：“你到底讲不讲文明呀？”

“你还是起来和这些水果讲文明吧，它们自己可上不了摊架。”她又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转身走到外屋，嘴里还在嚷，“养你这样一个女儿有什么用？越大越不听话，不把我累死，你是不会开心的。”

又来了，我真受不了她。为了不让战争升级，我连忙爬起来，胡乱穿了外衣，揉着眼睛走出来，嘟囔着：“双休日也不让人家好好睡觉。”

“晚上不肯睡，早上不肯起，能怪谁？”妈妈一手提着一个大水果箱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，“几个大的你搬不动，搬小箱就行了。”

“噢！”我转了转两个手腕，算是热身，然后想一手提一个小箱，可根本提不动。我个子跟妈妈差不多高了，可力气相差太远，水果箱在她手中就像玩具似的，我不得不佩服她。

佩服之后，我只好两手一起使劲，咬紧牙关，提起一小箱水果，摇摇晃晃地下楼。楼下放着一辆脚踏三轮车，妈妈已经将两箱水果放在拖斗里，又风风火火地上楼了。我半路歇了好几次，不停地揉搓酸软的手腕，等我好不容易把一箱水果放到车上时，才发现妈妈已经把全部水果搬

齐了。

我看见一个水果箱盖散开了，里面是水淋淋的紫葡萄。我刚伸手准备摘一颗，“啪”地一下，妈妈的手重重地打过来。

“尝一颗也不行？”

“哪回少了你的？”

“为什么我只能吃卖不出去的水果呢？”

“因为你上学要钱，辅导班要钱，吃饭要钱……”

她边说边麻利地把水果箱扶正，大口喘着气，粗糙的脸变得红扑扑的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，眼睛泛起一股潮气。

她整理完水果箱，见我愣在那里，就说：“上午还要画画，别迟到了。”

我一惊，转身就走，她又叫住我，赶过来帮我整理衣服，嘴里埋怨着：“这么大个人了，扣子都扣不正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有颗扣子扣错了。我没有辩解，也没有时间辩解，她一转身，已经跨上了三轮车，上身前倾，吃力地向前蹬去。

望着妈妈的身影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搬弄着水果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帮过她。梦中的男人又在我脑中闪了一下，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径直上了楼。

早餐在锅里，不用看，一定是面条。这种一成不变的

早餐我已经吃了几百年了，每次我要出去吃，妈妈总是坚决反对，说外面的早点又贵又吃不饱。锅盖一揭开，一股白气冲上来，我无精打采地捞了半碗面条，端到客厅里慢慢吃。

客厅不大，贴满了我的画，有风景的、有人物的，画得不见得好，但妈妈说，只要是我画的，她都爱看，就不由分说地贴到墙上了。

回想起当初，我要学画画，她是坚决不肯，说把正经课学好就行了。那时我才上小学，正经课指的就是语文和数学。

我说：“画画就不正经吗？我知道你就是舍不得出钱！”

“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画画的就没一个正经的。”她一脸的怒气。

但她没想到我比她更坚决，说：“我就要学，不让我画画，我就不上学了。”

妈妈不得不让步，她说：“好，想学可以，必须保证期末考试得个双百分。”

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，考双百分对我来说如探囊取物。我抱着双百分回家，她不得不把我送进少年宫绘画培训班。我对画画有一种天生的爱好，从进培训班那天起，我就深深地被迷住了。妈妈在每个学期末就会问我：“不学行不行？”我总是说不行。她又跑去和老师谈，老师就说：“不学可惜了。”就这样，一直到我现在上初二，其他辅导



班我都没上过，画画却从未中断。

上午九点钟，我来到少年宫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大大小小的学生蜂拥而来，热闹非凡。

我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肖晓已经帮我占好了座位。她冲我挥动着手，喊：“桐叶，快来，这是黄金地段，好多人想抢，我都快保不住了。”

我把画具放到桌上，说：“谁让你抢第一排？后面的空座多着呢。”

“笨，今天写生，谁不想看得更清楚一点？”

正说着，李老师走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串葡萄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谁想吃葡萄？”

肖晓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，胳膊伸出老长。老师就把葡萄递到她面前，她伸手就摘，可是好半天也没摘下来。同学们都被她滑稽的动作搞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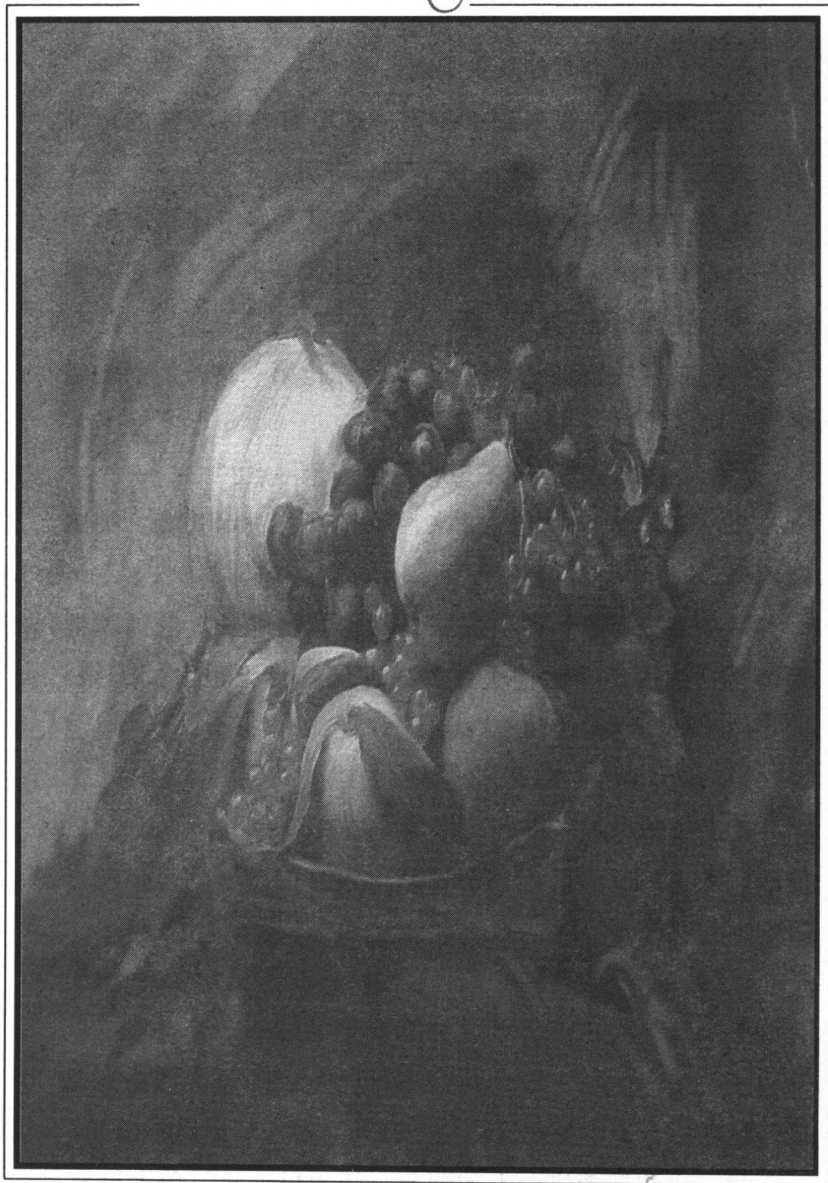
她突然大喊：“骗人，这是假的！”

李老师转身走上讲台，将葡萄放在讲台上，说：“好，能以假乱真，说明这串葡萄还是很逼真的。这就是你们今天的大餐，开始吧。”

然后，他就在教室里来回巡视，不时指出学生的不足。肖晓是个问题大王，每五分钟都要把老师叫过来一趟，问颜色正不正，少画一粒葡萄行不行……老师每次回答完她的问题之后，都会朝我这边望一会儿，但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一边注视着讲台上的葡萄，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早上

只有爱不能分开
ONLY LOVE



水果箱里的那串水淋淋的葡萄，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。眼前的葡萄尽管也闪着光泽，但少了一层水分，看上去有点矫情。我小心地区分着，慢慢上色。

很快就要下课了，老师拍了两下巴掌，说：“大家停下来，互相走动一下，看看谁画得最有神韵。”

教室里“哗”地一下乱成了一锅粥，但很快又各就各位。肖晓又第一个举起了手，动作特别夸张，就像要捞房顶上的吊扇。老师不敢怠慢，连忙点她的名，怕再晚一步，她会爬到桌上去。

她早就已经是站立的了，在开口之前，先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才用嘴巴说话：“这还用说吗？最好的当然在我这儿！”

全班哗然，有的在吹口哨，有的捏住鼻子做鬼脸，有的大声“哇”，做呕吐状。李老师跑过来瞄着她的画板，嘴角露出一丝善意的笑，说：“基本功还不错，不过……”

“我没说是我这个！”肖晓急了，一把将老师拉到我的画板前，“是这个，谁敢跟她比？”

我措手不及，连忙让她别瞎说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同学们“呼”地一下围拢过来。老师也拍起巴掌，说：“我同意。你们看，这葡萄上色是很有学问的，重则干，轻则散，而桐叶上得恰到好处，把光泽和水分体现得淋漓尽致……”老师极尽美词，都快把我的画夸成世界名画了。我站在旁边，脸上的温度直线上升，直到老师拎着那串葡萄走出教

室，我的心还狂跳不止。

“还愣着干吗？放风了。”肖晓捅我一下。

我惊醒过来，开始收拾画笔。这时，我突然听见后面几位女生在议论我，一个女生说：“听说她家是摆水果摊的，天天泡在水果里，当然观察得仔细了。”话里带着不服和讥讽。

我呆住了，画笔“啪”地掉到桌上，溅起一片彩色。

肖晓看我一眼，转过头，冲那个女生喊：“说话注意点，摆水果摊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也摆一个呀！”

“我可没那本事，想吃水果，我会到超市去买。”那女生毫不示弱。

我扯肖晓一下，让她别吵了。她狠狠地打开我的手，冲那女生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爸就是个车夫。”

“车夫怎么了？”那女生好像被扎了一下，站起身来，“他，他开的可是奥迪车，你坐过吗？”

肖晓白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我看你长得像个奥迪，哼！”

“你，你敢骂人……”那女生气得浑身发抖。

旁边一位女生扯住她，说：“别惹她，她爸可是个人物，听说一高兴就能向灾区人民捐几百万……”

我不想再听她们谈论各自的爸爸，背着画板先出去了。快到车站的时候，肖晓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喘着气，说：“像这种人，就得治治！”



“治好了吗？”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，眼睛盯着车来的方向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”她觉察出我情绪的不对。

我没有回答，朝刚靠站的20路车跑去，车上很空，我靠窗坐下，不忍心，还是冲她挥挥手。她突然向车奔来，一转眼就站到我面前。

“我是和你道别，不是让你上来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奇怪地盯着她。

“我来提醒你，你搭错车了，这趟车不到你家。”

“我没说要回家。”

“噢，到江边写生，我也去。”

唉，没办法，她总像块口香糖，黏在我身上。

二、神秘的电话

以前，我们也常到长江边上写生，画江中的轮船、岸上的树木、对面的风景。可今天，我一点心情也没有，拿着画笔望着长江发呆。

肖晓对着一棵垂柳专注地描绘着，大概在轮廓差不多勾画完毕时，放下画板凑过来看我，见我一笔未动，就挨着我坐下，轻声问：“是不是又想爸爸了？”她很懂我的心思。

“我梦见他了，就在今天早上，要不是我妈妈打断，我还能和他说几句话呢。”

“真的？看见他长什么样了吗？”

“嗯，清清楚楚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的样子。”

“那还等什么？快把他画出来，让我爸去发个寻人启事。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别瞎胡闹了，就凭梦中的印象？真实



的他长什么样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没见过他，连张照片也没有。我妈只说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“别泄气，我问过我爸，他说，我们出生的那几年，深圳正在大开发，很多人都跑到深圳不回来了。你爸说不定就在深圳，有空让我爸陪你去找。”

“你爸真是个好入。”

“咦？不对呀，你们俩怎么互相夸呢？每次开完家长会，你知道我爸会说什么吗？”她盯着我，故意卖关子。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爸说的话太多了，我哪猜得出来？在电视上都讲过好几次话呢。”

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听说过吧？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”她清嗓子，提高声音，学着他爸的腔调说，“生女当如桐叶。”

她的怪腔怪调触动了我的笑神经，我扔下画板捂住肚子，好半天直不起腰来。她爸是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，人却很和善，每次碰到我，就会笑咪咪地看着我，说：“真是个好孩子！”肖晓从小和我一个班，每学期开始，她爸都要给班主任打招呼，让肖晓和我同桌。所以，我们已经算是老同桌了。肖晓的每门功课都是单独请家教上门，唯独画画例外，她爸就是想让她多和我在一起。肖晓把她爸的意图执行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她不仅和我形影不离，而且只要有人欺负我，她就挺身而出，活脱脱一个女子保镖。

笑着笑着，我的眼泪就蹦了出来。我擦了擦脸，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“下午有事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她一把拉住我，说：“没事就别丢下我不管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去麦当劳扫荡一遍，下午到我家去上网QQ，我有好多网友呢，说不定都趴在网上等着我。”

“麦当劳？”我犹豫着说，“算了吧，我身上的钱恐怕只能吃一个冰淇淋。”

“跟我在一起，就别为钱发愁。”

“可是，那是你的……”

“别你的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收拾东西走吧，你不去就是瞧不起我。”

我假装无奈地收拾东西，其实心里充满了期盼。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吃麦当劳是什么时候了，每次向妈妈提出来，妈妈总是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给我考满分回来，考一个满分，吃一次麦当劳。”可现在是初二，课程深得跟水井似的，满分哪有那么好考。

肖晓帮我实现了吃麦当劳的愿望，我心里感激，表面却装作是给她面子。这就是我们奇怪的关系。

在海吃了一顿之后，我没有去她家上网，而是坚持要到和平公园写生。她没辙，只好跟我一起去，找了一棵垂柳，接着画她江边没完成的那幅画。



我凑过去看了看，两棵树完全不同，就问：“这能接着画吗？”

“只要我画完了，我爸就高兴，他哪知道这是几棵树的结晶呢？”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走到不远处，对着一棵高大的白杨树，一笔一画地勾起来。我不喜欢垂柳，柔弱得总让人想起女子。白杨树则不同，它高大挺拔，像壮志凌云的大丈夫。望着眼前的白杨树，我总是想起梦中的那个男人，确实像极了，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和白杨树融为一体，在这里等我……

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有一笔没一笔地画着，直到太阳落下，我的画才完成了一半。但我不得不收拾画笔，赶回家做晚饭。

我和肖晓匆匆道别，赶上公共汽车。不巧的是一路上都堵车，赶回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妈妈的三轮车已经停在楼洞里，空空的，她已经回来了。我一阵小跑上楼，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看见门是虚掩的，一条灯光透露出来。我放轻脚步，想进去吓妈妈一跳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响了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妈妈刚整理完水果箱，连忙把手在蓝布大褂上抹了两下，跑过去接起电话，正好背对着门。

平时极少有人给妈妈打电话，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刚准备推门进去，就听妈妈突然喊道：“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你

只有爱不能分开
ONLY LOVE

